

隨筆

# 血染的樱花

张颖

1988年3月，当北方还是春寒料峭时，作为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，已是暖意融融。春风拂面的大学校园里绿意盎然、繁花似锦，一簇簇一团团樱花坠满枝条，粉中透白，娇艳欲滴，花瓣飘飘洒洒漫天飞舞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。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，我正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校园里游玩，忽然一个同学从花丛中跑来，他身上沾满花粉，衣服上、头发上附着片片花瓣，边跑边向我喊：“你的急救电报！”我看是父亲从农村老家打过来的，匆忙拆开，上面写着：“你爷爷将于27日从台湾抵郑州，下午5:10到达，咱俩郑州接机。”

我拿着信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在台湾的爷爷是去年开始往家里寄信的，当时信是寄给我太爷的，而我太爷已去世多年，他不知道。他写的是繁体字，我太爷的名字好多人不认识，以为村里没有这个人，就让邮递员把信退回去，亏得与太爷岁数差不多的一位爷爷认得，才没有断了这个通信渠道。大家感到惊喜，谁也没想到爷爷离家40年还能活着！一时间议论纷纷。我从众多老者的描述中得知，爷爷1911年出生，是家中独子，身材高大，性格豪爽，会武术，20多岁从家出走后再没有音信。

爷爷抵达郑州那天，我心情特别激动，和父亲早早去了机场。我想象

着爷爷的模样，想象他年纪轻轻就舍弃妻儿老小背井离乡的无奈，以及时隔几十年回到故土又是怎样的心情。等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接到了爷爷。他高大魁梧的身材、犀利的眼神都给我一种威严感。天色已晚，我们乘坐出租车到郑州市区，打算暂住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乘车回农村老家。当爷爷知道我已上大学时，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像花儿一样绽放。我来时和父亲说好了，晚上和他住一个房间，让爷爷单独住一个房间，好好休息，可爷爷怎么也不愿意，非要和我住在一起，我知道他是想和自己的孙子说说话。但我担心爷爷坐一天飞机太累了，况且他已近80岁，出站时还挎着大包小包，手拉着彩电、录像机等物品。我正准备说让他早点休息，他开口说话了，说晚年他最喜欢读唐朝诗人宋之问的《渡汉江》：“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他又问我大学里的一些情况，听后感叹不已，说没想到我们家出了一个大学生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事了。

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我听，他说——

我也就读了几年私塾，学问不高。15岁那年，我跟河南商丘来的一个武术教练学艺，学了10年，到25岁时，练就一身本领。为了传承武术文化，我也当了师傅。我性格直爽，疾

恶如仇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那时，咱们村有一大户人家，他家儿子与我同岁，性情残暴，好多人因交不齐租粮，被他逼得妻离子散，也有良家妇女惨遭毒手。有一次，他欺负我们邻居婶婶，正好被我撞见，就把他痛打一顿。怕被报复，我被迫离开父母妻儿，逃离家乡。我知道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，就当了兵，成了一名抗日战士。

1941年，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，日军为巩固占领区，企图打通并控制陇海铁路线，以方便运兵和物资。有一次，我们与日军作战，我当时已经是连长了，奉命带领一个连队阻击日军。上级指示我连必须牵制日军一天以上，方可达到战略目标。我们连夜构筑作战阵地，挖战壕、垒沙袋，每个人都誓与阵地共存亡。战斗打响了，但见黄沙漫漫，秋叶纷飞，日军炮火猛烈，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，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日。日军多次发动冲锋都被我们打退。战士们手榴弹用完了，就上刺刀，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肉搏战。战斗之惨烈令人目不忍睹，有的战士被刺破了肚皮，肠子都流了出来还坚持战斗……我用大刀砍死了几个日本鬼子，刀刃都卷了，几十个日军被我们都刺倒了，其余少數日军逃之夭夭。我们的指导员牺牲了，全连仅剩三个人。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，但守住了阵地，取得了阻击

战的胜利。

我准备走出阵地时，一个日军突然从我后面的尸体堆里爬起，一刀刺在我的后背上，随后我听到一声枪响，和那个日军同时倒在了尸体堆上。

那一刀离我的心脏0.2毫米，我昏迷了三天三夜。据那位开枪打死日军的勤务兵说，看到日本兵刺我，喊已来不及了，就一枪爆了他的头……

后来，党派我到隐秘战线工作，由于工作出色，我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。1948年，我受上级指示，随国民党高层去了台湾。

我对你日思夜想，梦里不知多少次回到家乡……

爷爷说不下去了。我看他布满皱纹的脸抽搐着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。

他站起来脱掉上衣，转过身让我看他的背。我看到爷爷肩胛骨下有一处凹陷，拳头般大小，四周有几条白色的纹路，应该是手术后留下的，像朵朵樱花。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朦胧中，我看到一棵棵樱花树从爷爷的脊背长出，青枝绿叶，花团锦簇。年轻的爷爷和他的战友骑着奔腾的战马，在隆隆的炮火声中，挥动大刀砍向敌人。他们前仆后继，终于赢得抗战的胜利。

四十年弹指一挥，四十年又是那么漫长，经历九死一生，爷爷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。

隨筆

# 九三阅兵，老兵心中的豪迈旋律

张然

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时刻如璀璨星辰，照亮历史的天空，也点燃人们内心深处的火焰。九三阅兵，于我而言，便是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时刻，它宛如一首激昂的交响乐，在我这个老兵的心中奏响豪迈的旋律。

从知晓九三阅兵消息的那一刻起，“九三”这组数字便如同一颗火种，在我心中悄然点燃，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，我就会习惯性地看看日历。那一个个跳动的数字，如同战鼓的节奏，在我心中不断响起。

我时常陷入沉思，思考在哪里观看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才能更好地感受那份震撼。直到9月2日下午，单位传来消息，工作人员要在会议室集中观看阅兵式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港湾，可以安心地迎接这场期待已久的盛会了。

9月3日上午，大家陆续步入会议室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。当时钟指针精准地指向9时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，每个人都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“怦怦”跳动。我坐在座位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屏幕，仿佛这样就能更早地捕捉到阅兵式的每个精彩瞬间。

我提前准备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，等待着记录下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还仔细检查了所带的笔，确保它在关键时刻不会“掉链子”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些笔记不仅仅是一些文字的记录，更是对我祖国深沉热爱的见证。

当阅兵式正式开始的那一刻，整个会议室沸腾了。那整齐划一的步伐，如同钢铁洪流般滚滚向前，每一步都踏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感受到军人的坚毅与果敢；那威武整齐的军容，仿佛一幅壮丽的画卷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，让我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与自信。



荷塘鸭影

高尚华 摄

散文

# 大门

田亚楠

上周去村里采访，经过一处宅院，目光不经意间掠过大门，心不禁猛地一颤。

那大门，似曾相识！

那是一扇色泽泛黄、布满纹路的木门，门槛已破，门框脱离墙体，门楣摇摇欲坠。看样子，房子久无人居。或许主人已移居他处，才留下这一片孤寂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北方农村的老木门大多如此，由厚实的松木或榆木制成，桐油浸润，木纹交错。铁铸门轴雨季易生锈，推门时“吱呀”作响。铜铸兽首门环，绿锈斑驳，撞击时总发出“哐当”的响声。门槛被磨得凹陷，门框上则留着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。

姥姥家的门亦是如此。夏天的晌午，木门总半敞着，用块红砖抵住，穿堂风带着麦秸的清香掠过门槛；到了腊月，门槛里会塞满旧棉絮，北风卷着雪粒子扑在门板上，打得那些裂缝簌簌作响。

姥姥曾向我讲述这大门的来历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姥爷倾尽所有建起了这座房子，再无力购买一扇体面的木门。姥爷性格要强，靠着一把子力气，辛苦一年，攒粮食换来三块珍贵的榆木。姥爷用架子车拉着它们走了30多公里，找外县最好的师

傅做了这扇大门。

这个让姥姥视若珍宝的门，童年时期的我，却极不爱惜。每次去姥姥家，我都使大力气推门。听到“哐当”一声，屋里做活的姥姥发出“咦”的一声责怪，出屋看是我，脸上怒意一闪而去，笑着将我迎进屋。每逢过年，我喜欢把炮仗放在门缝里，点燃后将门炸开。姥姥见后不语，待我跑开，用粗布使劲擦拭留在门上的黑色痕迹。

岁月如烟，红尘如梦。自我负笈求学，便鲜少踏足姥姥家的小院。大学某日，视频时看到姥姥那满是皱纹的脸，心头倏地一揪——掰指算来，竟已六度寒暑未归。

再度归来，那木门依旧。抬脚跨间，蓦然一惊：“咦，这门咋变小了？”曾经，木门只需半开，我便能自如出入，而今却要完全打开。况且，门楣也低了，昔日需仰视，如今竟要躬身避让。

“这傻小子，你长大了，自然觉得门小了。”姥姥笑着说。门框上，依旧保留着量身高时用小刀刻下的痕迹，即便是最高的那道，也不及我胸部。

前年，姥姥家要翻建老屋的消息传来，亲戚们各出主意。大舅说要盖三层小洋楼，门脸要气派；二姨坚持要扩出个大院子，种花养鱼才惬意；

表弟拍胸脯包下了全屋家居。而我却时刻惦记着那扇斑驳的木门。

姥姥没有选择时下流行的三层小楼，考虑到她和姥爷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便只盖了一层平房。院子也不是从前那种深墙大院的格局，只是砌了一圈矮矮的围墙。

至于大门，更是截然不同。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门，更像是一道装饰性的栅栏。它只有一人来高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翻爬即过，根本起不到门应有的防护作用。而且，这扇门平日里总是敞开的，形同虚设。

“这门、这院，能防贼吗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防贼？现在哪还有贼啊！”姥姥笑了，仿佛我问了个天真的傻问题，“如今农村太平着呢，家家户户都不愁吃穿，十里八村都是熟面孔。你就是把东西搁门口，也没人拿。”

她的语气里透着笃定，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安稳日子。

真的如此吗？或许是我离乡太久，不经世事。带着疑惑，我在村里转了一圈，竟发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。

新建的农宅几乎都采用“院房一体”的布局，围墙低矮，不少人干脆用铁栅栏围出个院落。这样的院门，与其说是屏障，不如说是邀请——路

过时，院里的菜畦、晾晒的谷物、玩耍的孩子一览无余。这种开放式的宅院设计，让整个空间显得格外通透敞亮。

从上古先民“穴居而野处”到今日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人类居住文明的演进史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“门”的变迁史。作为家的第一道界标，门承载着安全与社交的双重使命，在时光流转中演绎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。

现代都市里的门，不断升级，从指纹锁到人脸识别，从装甲门到猫眼防窥镜，每一处升级都在诉说着“生人勿近”的生存法则。这些铜墙铁壁，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人际交往的藩篱。仔细一想，邻居搬来三年有余，多次在电梯相遇，竟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寒暄。

而在农村，那些不及人高的栅栏门，与其说是防护设施，不如说是开放的邀约。它们永远保持着虚掩的姿态，仿佛在说“进来坐坐”。在这里，门不是冰冷的隔离，而是热情与友好的传递者，让邻里间的情感在不经意间悄然生长。一句“吃了没”的问候，就能换来一篮刚摘的时令蔬菜。

或许，这正是城市与农村在居住文化上的差异，也是乡村生活那份质朴与温馨的真实写照。

在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上，杜岗会师虽然算不得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在豫东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西华人民在豫东特委的领导下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，西华成为河南乃至华中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祖国半壁河山沦陷，侵略矛头直指华中腹地。在此严峻形势下，5月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》。随后，中共河南省委提出“为在河南发展十万抗日武装而斗争”的口号，全省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，组织抗日武装。当月，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等人在西华组建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；6月，省委代表吴芝圃在睢杞太地区组建了1500多人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；7月，肖望东率领70多人组成的“先遣大队”前往豫东，配合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；8月，彭雪枫带秘书黄林等一行四人亲临豫东视察，首先抵达西华县，与积极支持抗日的县长楚博多次交谈，了解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渡新黄河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。通过调研，彭雪枫意识到西华比豫东其他各县政治条件更好，群众基础坚实，人民政治觉悟和抗战情绪高涨，这里既是进军敌后的前沿阵地，也是可靠的后方。返回竹沟后，彭雪枫加紧东进准备工作，并将豫东情况电告党中央，请求“加派有作战经验之军事连、营级干部及政工人员”，认为“这是开展豫东工作的万分必要的先决问题”；9月，彭雪枫又两次将东进准备情况电告党中央，请示东进部队使用“八路军游击队或相当于

杜岗会师后，新四军游击队在豫东树立一面旗帜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，各地武装纷纷要求加入。至1940年1月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时，已发展成为一个12000人的游击兵团。这支武装在杜岗休整补充后，在西华人民的支援下，从城北聂集顺利渡过新黄河，深入豫皖苏边区敌后，点燃了该地区的抗日烽火，并以燎原之势发展壮大，最终成为新四军第四师。在八年抗战中，该部共消灭日、伪、顽军6万多人，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，解放了大片国土，拯救了敌占区人民，建立起豫皖苏抗日根据地，成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。

在《杜岗会师纪实》一书中，张震回忆道：“杜岗，是河南省西华县城北七八华里的一个小村庄。46年前，我们新四军游击队在这里正式成立。所以，杜岗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豫东地区武装的最初集结地。在这里胜利会师的三支弱小的抗日武装，点燃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星火，以燎原之势，迅速发展壮大，成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——新四军第四师。因而，杜岗确实是值得纪念的地方。”



周口档案里的故事